

## 目 次

則 名	頁 數	則 名	頁 數
武的哲理	1	戰爭的透視	1
一個偉大的兵理	1	侵略者的悲哀	1
「兵事乃儒學之至精」	2	無法	2
大海般的兵學	2	孫子的不朽	3
孫子戰法的種種	3	養成「數」的觀念	3
孫子上又多一「敬」字	4	孫子的世界性	4
孫子與拿破崙	4	用兵與音樂相通	5
超兵書的用兵	5	用兵要如「富人之造屋」	5
以水喻兵	6	智慧第一	6
將軍應「大處著眼」	6	將校要有清明的頭腦	7
政治為軍事之本	8	軍人要得真知	8
「足兵」應為充足兵器	8	古今練兵的時間問題	9
士兵的管教養衛	9	應添入「武器」要素	9
管子重視武器	9	設險的評價	10
蘇秦早於克氏的發明	10	孫武蘇秦的名論	10
外交與兵法相通	11	將驕必敗	11
殺敵以怒和恨	11	和戰的真諦	11
文武合一論	12	中國人應尚武和好義	12
宋秦少游的參謀長論	13	明陳子龍的「兵家言序」	14
清人論海防	16	兵事的變化	17
希臘哲人蘇氏論軍事	17		

## 第二輯

### 武的哲理

戰為武，不戰（止戈）亦為武，戰為下，不戰為上。即老子說：「善為士者不武。……戰勝敵者不與（不與爭戰也）。」孫子說：「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」清代學者對武字解釋得好：「仁者武之塗也，孝者武之核也，慈者武之原也，敬怨睦姻者武之膠漆也。」還有：老子說：「夫慈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，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」晉士蔦也說過：「禮樂慈愛，戰所畜也。」亦可作為武字的註腳。這都是表現了中國戰理的崇高偉大，遠非西方殘酷暴虐的戰理可比，真可作為今日世界軍人的座右銘。

### 戰爭的透視

基督教典上有言：「以劍而興，必以劍而亡。」東方之楚霸王，西方之拿破崙、希特勒可為明證。

我國古代哲學家莊周說：「聖人以必不必，故無兵。眾人以不必必之，故多兵。順於兵，故行有求，兵恃之即亡。」名將吳起也說過：「天下戰國，五勝者禍，四勝者弊，三勝者霸，二勝者王，一勝者帝。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，以亡者眾。」其透視戰爭的利害有如此。

### 一個偉大的兵

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過：「用武力去征服人完全是假的。」（見「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」演講詞）又說過：「用武力去征服人，近在咫尺都是反叛的。」（見「主義勝過武力」演講詞）這真是一個偉大的兵學哲理。歷史上的征服者如漢尼拔、愷撒、拿破崙等都嘗盡這些滋味了。今後的侵略者應知所回頭吧！

### 侵略者的悲哀

美國海戰理論家馬翰說過：「由歷史所得的教訓，凡能統治海洋的人，同時也能統治世界。」可是到了立體戰爭的今日，又有人喊出：「凡能制空即可制世界。」的口號了。換言之，前者是說要擁有強大的海軍，後者要擁有強大的空軍，但從二次大戰而觀，強大的海軍要有強大的空軍協同，至於單憑空軍制勝，尚未之見。但卻不能說永無實現的可能，只要飛機進步達於最高度之時。

在歷史上拿破崙沒有統治海洋的海軍力量，終為英國打倒。一八零四年他到了

布倫，站在海濱的懸崖上拿起望遠鏡出神地遙望著英倫時，曾嘆息道：「我們只要能統治這個海峽六小時，便能統治全世界。」

到了次二大戰，希特勒與日本軍閥亦同樣犯了這個毛病，所以一則於一九四零年攻陷巴黎後，未能渡海攻英。一則於一九四一年奇襲珍珠港，跟著以秋風掃落葉般席捲了太平洋各島嶼後，亦無法渡洋攻美。歷史似不讓侵略者擁有統治海洋的力量，將來也許不讓侵略者擁有制空的力量。這是侵略者必敗的原因，也是世界每由黑暗回復於光明之所在。

## 「兵事乃儒學之至精」

古人說：「兵事乃儒學之至精」，應是說精通儒學者，能文亦能武，能入相亦能出將。原來儒學之先師孔子以六藝教人（其中射御，即軍事教育，至於禮樂書數亦與軍事有關），又深信自己必能將兵說：「我戰則克」。可見孔子能文能武，文武合一是儒家的基本精神。在歷史上，如漢之陳湯、趙充國、祭遵、皇甫規、虞詡，蜀之孔明，晉之羊祜、杜預、陶侃、謝玄，唐之李靖、張巡、李光弼、郭子儀，宋之曹彬、范仲淹、韓琦、岳武穆、虞允文，明之劉伯溫、王陽明、戚繼光、史可法，清之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等，均為精通儒學之名將。再證之古人云：「古來名將出通儒」（如易經的道理，前人已演為兵法，至於論語，孟子、大學、中庸的道理，亦與戰理相通，近有人著「論語兵學」一書）那麼人家對於這個名言的意義更可充分瞭然。

## 無法

鄧肯謂歌舞無法，Rainer 謂演劇無法，釋道濟謂至人無法，袁子才謂文章無法，方薰謂繪畫無法，蘇東坡謂：「精兵非學到，自古不留訣。」

## 大海般的兵學

孫子與克氏的兵學好像一個大海。

人們到海濱遊玩，有的拾去一片貝殼，有的撿去一塊采石，有的折去一枝海草或海樹，有的捉去幾條魚或幾隻蟹，卻未見過有人能夠把整個大海搬回來。

學習孫子與克勞塞維慈的兵學也是一樣，聰明如日本人，日耳曼人也只學得一部份而已。

所以建立兵學難，而學兵學，用兵學亦不易。

## 孫子的不朽

孫子兵法雖是封建農業經濟社會的產物，卻可運用於現代工業經濟社會的戰爭，不管物質如何進步，化學戰部隊也好，降落傘部隊也好，裝甲部隊也好，原子部隊也好，都一樣可以活用它的原則。

所以孫子十三篇是不朽的，不為時間與空間所限。明將戚繼光說：「孫武之法，綱領精微莫加焉，猶禪家所謂上乘之教也。」日本山梨中將說：「中國古籍中，孫子戰略之學，高深精妙，有非德國近出戰略諸書所能望其項背。」

## 孫子戰法的種種

孫子對於平地戰、河川戰、湖沼戰及攻城戰均有所論述。尤以關於山地戰論之綦詳：（一）從戰略上區分地形為六種：一曰通形，二曰挂形，三曰支形，四曰隘形，五曰險形，六曰遠形（詳見地形篇）。（二）從戰術上區分地形為六種：一曰絕地，二曰天井，三曰天牢，四曰天羅，五曰天險，六曰天隙（詳見行軍篇）。惟關於市街戰與沙漠戰則未提及，這也許因為囿於當時的戰爭環境吧！自然以孫子以後的戰爭現象，像漢代對匈奴的沙漠戰，與今日號稱「市街戰大學」之史達林格勒的市街戰，實為他當時所未想及。但他卻有許多原則，如「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。」「避其銳氣，擊其惰歸。」「以治待亂，以待待譁。」「以近待遠，以逸待勞，以飽待饑。」及「圍則禦，不得已則鬪，逼則從。」等原則都可以運用到這兩方面作戰上，孫子的偉大，即在於此。

## 養成「數」的觀念

中國軍人向缺「數」的觀念。但在孫子兵法裏即充滿著這種的觀念。他說：「十則圍之，五則攻之，倍則分之。」又說「一曰度，二曰量，三曰數，四曰稱，五曰勝。地生度，度生數，數生稱，稱生勝。故勝兵若以鎰稱銖，敗兵若以銖稱鎰。」

這種觀念，正與現代國歐美軍事家的理念相同。英國某戰術家說：「戰術完全為數字的討論，而以方程式解決一切問題。」歐西某軍事家亦說過：「近代作戰，非如作文，即席可成，乃爭力的數字，所謂力的數字，必先把握戰術的中心，依適合此中心的需要，平時加以培養、配備、統制、安排，戰時始克依照預定策劃，應付敵人，戰勝敵人。」

中國軍人因缺乏「數」的觀念，即無科學的頭腦，所以往往流於空洞，幻想和倖倖，對於一切問題不合理的解決，祇作表面的敷衍，甚至欲坐享其成，求佑於神，無怪軍事上沒有長進，近代對外戰爭的失敗，實有由來。

可是科學的晨鐘已響遍大地了，在這個時候，我們應急起發揚我祖傳兵法的科學精神，還要吸收西方兵學的科學精神與方法技術。

## 孫子上又多一「敬」字

孫子因是一部最古的兵書，經過歷代兵災蟲禍，及轉相傳錄，所以在各種版本上不免有一些相出入之處。大家都記得孫子始計篇有這樣的一句吧：「將者智信仁勇嚴也。」可是我最近路經柳州，偶閱漢代王符著「潛夫論」一書勸將篇所引孫子的話卻是：「勝者智也、仁也、敬也、信也、勇也、嚴也。」彼此對照，可見王符所引的多了六個「也」字，一個「敬」字，未知當時王符所根據的是何種版本，或為他的杜撰。不過在將帥應與備的要素上添了一個「敬」字，亦非不可。王符對於敬字的解釋是：「敬以招賢」，確是言之有物。而解釋得較詳盡者，要以荀子為第一，荀子在議兵篇說：「凡事之成也，必在敬之，其敗也，必在慢之。故敬勝怠則吉，怠勝敬則滅……敬事無墮，敬眾無墮，敬敵無墮，夫是之謂五無墮。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，而處之以恭敬無墮，夫是之謂天下之將，則通於神明矣。」

## 孫子的世界性

孫子兵法老早譯成各國文字了，近來我國亦有一二種英譯本出版。

雖說外國人翻譯孫子未必字字句句都很正確，就中以日譯為佳，不外由於中日兩國文字較為接近之故。

孫子是不翼而飛地活躍於整個地球了，近來英美軍人很喜歡研究孫子，一般作家亦喜歡引用孫子。我除把它輯為「孫子兵法在英美」（見拙編「孫克兵學新論」一書）外，頃讀美國拉姆氏撰「蒙古的戰法」一文，其中批評一九一六年福根漢與德皇太子攻擊凡爾登要塞的失敗說：「福根漢與德皇太子的戰術應用，顯然違背二千年前孫子兵法兵勢篇所指示：『凡戰者以正合，以奇勝』的原則，故有此失，即是說，他們僅作頑強的正面攻擊，未能以奇制勝。」美國陸軍大學校長埃地中將，亦為愛讀孫子的一人，其為「情報與指揮官」一書所作的序文說：「千百年前中國的軍事哲學家就寫出了『知彼知己』的名言，在今天和明天，孫子的教訓更應為人尊重。」

今日戰爭上所使用的大原理大原則，幾為孫子說完過了。孫子所建立是「永久不變」的大原理，大原則，不特在現在是不朽的，就是將來也是不朽。不過徒有此原理原則而沒有新的武器，新的方法與技術為之用，在現代戰爭上，也只可徒喚莫奈何而已。

## 孫子拿破崙

孫子說：「將能而君不御者勝」，又說：「君命有所不受」。再說：「戰道必勝，主曰：無戰，必戰可也。戰道不勝，主曰：必戰，無戰可也。」拿破崙說：「主帥在外作戰，對於遠離戰場而不深知戰況之君主所發之命令，應予考慮，若一味服從，至結果失敗，則雖有君命，主帥仍不能辭其咎。故主帥如對於君主之命令認為不完善時，應據理反對，並當以去就力請變更命令，以免為毀滅全軍之罪人。同樣，君主如命主帥與敵開戰，而主帥認為戰必敗，則應反對作戰，若因服從命令起見，不顧一切而戰，則戰敗之責任，應由主帥負之。要知軍令須絕對服從，應在發令者親在戰場督戰之時，如此，彼於當時之情況，能明瞭無遺，如發命令而疑部下反對時，彼可親聆之，可解釋之。但若君主一嚴令，命主帥敗於敵人，則主帥對此命令，應絕對不服從，除非得知敗於敵人之作用。」考拿破崙在陣中手不停披法譯孫子，現在我們又看他倆上面的話，足見拿破崙是受孫子影響的，孫子真是偉大，拿破崙也是偉大！

## 用兵與音樂相通

曾國藩的日記上說：「古人治兵之道，作詩之法，皆與音樂相通。」真是一個高深的兵學哲理。曾氏曾嘆為「懵然不知，深以為恥。」即現代一般兵學家亦有同感。其實，這個道理早見於孫子兵法的兵勢篇上：「聲不過五，五聲之變，不可勝聽也。」跟著說：「戰勢不過奇正，奇正之變，不可勝窮也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環之無端，孰能窮之哉？」由此，可知音樂的奏演以善於變化與配合為妙，用兵之法，亦以善於變化與配合為妙。否則，不善變化與配合，徒拘於形式，這是藝之拙者，用兵之拙者。宋代名將岳武穆說：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」亦即此意。西方兵家說：「戰爭即藝術」。又說「指揮官為大藝術家」。可見真理的不分東西。

## 超兵書的用兵

曩讀史記霍去病傳，見漢武帝欲教去病以孫吳兵法，去病對曰：「顧方略如何耳，不至學古兵法。」此可見霍將軍天才的卓越，絕非「徒讀父書」之流可比擬。清將曾國藩氏也說過：「用兵之道，隨地形賊勢而變焉，可也，初無一定之規，可泥之法，或古人著績之事，後人效之而無功。或今日制勝之方，異日狃之而反敗。惟知陳跡之不可法，獨見之不可恃，隨處擇善而從，庶可常行無弊。」近又讀清人張成孫：「行軍私議箋」，其中有說：「兵之道博矣，及其用之，乃不在書。余未知武事，而稍學為文，每屬筆，胸中有古人文，思效為之輒不工。何者？其文之題事異也。今之所制為兵，與今所遇之械，即用武者之題事也。吾弟之讀書多且熟矣，熟而化，烏有不用，又烏測其所以用之哉！」彼此對照，真理灼然。

## 用兵要如「富人造屋」

美國過去在太平洋的反攻戰上，真如下述的「富人造屋」。即美國於一九四一年自珍珠港被襲以後，一直準備至一九四四年夏初，方開始對日反攻，以其準備的充分，故兵力雄大，所向無敵，每戰必勝，登陸奪島，如所豫期。最近我讀蘇東坡答李琮書，見蘇氏引用當時辦理邊事者王天常之言曰：「國之用兵，正如私家之造屋。凡屋若干，材石之費，穀米之用，為錢若干，布算而定，無所贏縮矣。工徒入門，斧之聲鏗然，而百用毛起，不可復計，此慮不素定之過。既作而復聚糧，既斲而復求材，其費必十倍，其工必不堅。故帝王之用兵，如官人之造屋，其慮周，其規摹素定，其取材積糧皆有方，故其經營之常遲，而其作之常速，計日而成，不衍于素，費半他人，而工必倍之。」這個偉大的兵理，我們不應讓其徒成為紙上的空文吧！

## 以水喻兵

水是智的象徵。故孔子說：「智者樂水」。用兵亦以智為尚，故孫子以水喻兵，他說：「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避高而趨下，兵之形避實而擊虛，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敵而制勝，故兵無常勢，水無常形，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著，謂之神。」即水是動的，能變化，智也是動的，能變化，而能因敵變化以取勝，非上智將軍莫辦。故水即智，智即神。

## 智慧第一

將軍要有至高的智慧，否則，是庸將，是劣將，每戰必敗。岳武穆以百戰百勝之經驗，認為將帥應具的條件，以智慧為第一，說：「陣而後戰，兵法之常。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」又說：「勇不足恃，用兵先在定謀，樂枝曳柴以敗荊，莫敖採樵以致絞，皆謀定也。」于此所謂「妙」，所謂「謀」，即為智慧的表現，無智慧曷能謀，無智慧曷能運用臻于神妙之境。所以暴虎馮河之勇，暗啞叱咤之氣，向為兵家所不取，尤其在現代戰爭上，徒見其白白送死而已。不過在現代戰爭上，要有現代的智慧，以過去的智慧來應付現代的戰爭，亦無濟於事。智慧由于先天的秉賦，尤繫乎後天的修養。項羽的智慧（萬人敵）得自古兵法，張良的智慧得自黃石公素書，岳武穆的智慧得自孫子兵法與左氏春秋。現代的智慧則要從現代軍事科學上去攝取。

## 將軍應「大處著眼」

孫子說：「將軍之事：靜而幽，正而治。」

英國阿伯提大公爵說：「有許多具有小才之人，在和平時代，對於軍事微小技藝，極其熟練。對於軍備及教練，亦極了解。並常在自己軍隊面前昂然走來走去。因此，獲得一種名稱符實之威望，而使他人難於供職。其主要壞處，尤在阻止一般

優良資質之自由進化抑制力爭上乘之獨立精神。一旦戰事發生，此種具有小才之將領，以其向來疲於無事自忙之故，不能適應緊張精神。於是缺點盡情表現，錯誤相繼不絕，此固今日世上所嘗見也。」

德國薩克森元帥說：「許多將軍在開戰之日，對於軍隊前進計劃，規定十分周詳。並令副官到處激勵兵士，往來馳驅不已，對於一切細事，皆欲親自為之，而其結果則一無所成。倘若將軍自身對於上士職務，以及其他一切事項，皆欲一手包辦，則有如寓言中之蒼蠅，自作妄想，以為馬車之動，全係彼之力量。何以如此？只因一般人士對於戰事，能從高處著眼者少，生平專以練習為事，以為戰爭之術，止於此矣。」

## 將校要有清明的頭腦

將校的頭腦是將校禍福成敗的主宰，故頭腦常要清明，——第一清明，第二清明，第三還是清明。

清是清靜，腦中毫無「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愛、惡、欲」，常保持古井般的清靜。明是明亮，頭腦常如水晶體，能透視任何事物。

能夠這樣，自可做到：「決事知其變，末事知其來，偽事知其真，亂事使其理，危事使其安，禍事使其福。」

歷史上的名將，他的頭腦常是清明的，這真是國家之寶。田單使用火牛計，向燕反攻，孫臏使用減灶計，在馬陵伏擊龐涓，他如韓信的井陘之戰，濰水之戰，謝玄的淝水之戰，岳飛的郾城之戰，這都是表現了他們頭腦是清明的，以清明的頭腦而定計決策，自能殺敵致果，造成驚人的戰績。

還有：據三國誌諸葛亮傳載：「郭沖三事曰：亮屯於揚平，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。亮惟留萬人守城，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，而與延軍錯道，徑至前，當亮六十里所，偵候向宣帝說：亮在城中，兵少力弱，亮亦知宣帝垂至，已與相逼，欲前赴延軍，相去又遠，回跡反追，勢不相及，將士失色，莫知其計。亮意氣自若，（從此點，足見他頭腦的清明——浴日註）敕軍中皆臥旗息鼓，不得妄出簷幔，又令大開四城門，掃地卻灑。宣帝常謂亮持重，而猥見勢弱，疑有伏兵，於是引軍北趣山。明日食時，亮謂參佐，拊手大笑曰：『司馬懿必謂吾怯，將有疆伏，循山走矣。』候遲還白，如亮所言。」武侯有此清明的頭腦，便表演了這一幕千秋引為美談的卻敵奇蹟。又看他訓子的格言：「淡泊明志，寧靜致遠。」更可見他頭腦是怎樣的清明了。不待說，我所說「清明的頭腦」，是受著他這個格言的影響。更有古人說：「清明在躬，志氣如神。」



自然個個將校都是要求自己頭腦的清明，但我們所目見耳聞的則往往十不得一二，這固繫乎先天的稟賦，尤關乎後天的修養，得修養之法，依修盡之法而行，即可使頭腦清明，否則昏昧混沌，必致每戰必敗，殺身辱國。

## 政治為軍事之本

中國古代哲人的論戰，都是先政治而後軍學。即以政治為軍事之本，政治不良，則軍事難得勝利。今日所謂「政治重於軍事」，應以此為淵源吧！孔子答子貢的問政，以「民信」列第一位，「足食」列第二位，「足兵」列第三位。又說過：「陳恆弑其君，民之不與者半，以魯之眾，加齊之半，可克也。」這都是把政治當為軍事之本的。至於孟子荀子更有詳明的指示，孟子曾對魯穆公說：「君行仁政，斯民親其上，死其長矣。」又說：「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。」再說：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，寡助之至，親戚叛之，多助之至，天下順之。以天下之所順，攻親戚之所叛，故君子有不戰，戰必勝矣。」荀子說：「湯之放桀也，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。武王之誅紂也，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也。皆前行素修也。此所謂仁義之兵也。」又說：「彼仁韜者，所以修其政者也。政修則民親其上，樂其君，而輕為之死。」即左傳記載戰術家曹劌的論戰亦以政治為軍事之本，原文是：「公曰：（魯莊公）『小大之獄，雖不能察，必以情。』對曰：（曹劌）『忠之屬也，可以一戰。』」

## 軍人要得真知

今日我們軍人的求知，倘能依照孔子在論語上劈頭一句說：「學而時習之。」則必能養成為優良的將校，孔子於此是視「習」重於「學」的，故要「時習」。其精神，正同歐人在軍事上，雖讀過某種兵書，但未做過，若叩以是否「已知」，輒答以「不知」。要之，這是說：軍人在課堂裏或書本上所學的東西，必須經過實習演習，即由腦筋通過行動後，方算真的知識。但是懶惰的軍人，不肯學，更不肯習，因為習此學來得艱難和辛苦呢！

## 「足兵」應為充足兵器

中國人的兵學知識，迄今仍很落後。好比論語上所說：「足兵」二字，一般人都解釋為徵足兵額，或兵無空額的意思，其實在今日新型戰爭之下，似有解釋為充足兵器，或兵器無缺的必要。原來兵字在往昔，就有兵器的解釋，例如「兵者，凶器也。」（見國語越語）「兵，刃也。」（見周書大聚）「兵，謂干戚也。」（見周禮鼓人）再觀清代考據學家閻若璩氏的論證，更覺不謀而合，他說：「前輩論曰：古之言兵皆指器，無有指人言者，余證以四書，如『足兵』，『去兵』，『不以兵車』，『棄甲曳兵』，『兵也』，『王興甲兵』、『動天下之兵』、『兵甲非不堅利』，『不以兵革之利』，『為兵饋之』，『兵甲非不多』，『秦楚構兵』。果皆器也，可謂確絕。」像抗戰中我軍戰鬥力的薄弱，不待說，是因兵器不足——飛機

不足，重砲不足，坦克不足，運輸汽車不足……。但這些兵器在今日新型戰爭之下，不祇要有，還要多，不祇要多，還要新，即所謂「秘密武器」的源源發明。

## 古今練兵的時間問題

練兵要有相當長久期間，古今皆然。孔子老早說過：「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」原來我國古時教民是這樣的：「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（即精神教育），入事父兄，出事長上（即禮節教育），春蒐夏苗，秋獮冬狩，習其金鼓之節，明其坐作進退之法（即戰鬥教育）。」就是說必須經過七八年的教育之後，方能成為一個健全的戰士。其實，單以古代的武藝說，如欲使其嫻熟於弓箭、刀劍、矛盾及駕車騎馬等技術，實非七八年不為功，可見孔子的話，並非誇大之詞。降及近代海空軍及裝甲部隊、降落傘部隊的訓練，欲其專精，亦要有相當長久的時間。所謂「欲速不達」，即此之謂。

## 士兵的管教養衛

孔子說：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」孟子說：「不教民而用之，謂之殃民。」這都是強調練兵的重要性。其實，對士兵未施以充足的訓練，乃驅之作戰，固為「殃民」「棄民」，即不發給士兵以充分的糧食，與良好的武器，亦為「殃民」「棄民」，因為士兵沒有充足的糧食，則不能保持康健，沒有良好的武器，則不特不能殺敵，反為敵所殺。

今日歐美各國作戰，對於士兵的管教養衛，確是無所不至。不祇給他們以好好的「管」，且給他們好好的「養」（糧食），又給他們好好的「教」（訓練）和「衛」（醫藥及武器）所表現的全是「愛民」，「利民」，較諸孔孟的學說又進一步。可見歐美文明國家無論對什麼問題，都是先作科學的研究，又作合理的解決的。

## 應添入「武器」要素

孟子並不是一個反戰論者，他一向主張「仁師」、「義戰」，他在用兵上，曾提示了一個制勝的原則：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」兩千年來，一般人莫不奉為金科玉律。可是到了今日，因武器進步所表現於戰爭的決定性，非加以修正補充不可。即應添入「武器」這一個要素為：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武器，武器不如人和。」這是說，決定戰爭的勝敗，以人和為主，武器次之，地利天時更次之。四者俱佔優越，當可必勝。但今日的武器已可相當克服天時地理的困難，將來的威力自然更大，所以我們今後不應恃有天時地利，要致力于武器的發明與人和的養成。

## 管子重視武器

中國古代的兵書多未提及武器的重要性，即西方克勞塞維慈有名的「戰爭論」，亦有此缺點。惟有「管子」一書，具有這個特點。其見解，正與現代歐美軍事家的「武器決勝論」相脗合，該書說：「審器而識勝」。又說：「器械巧則伐而不費」，再說：「器備不行，以半擊倍。」再又說：「凡兵有六論：必先論其器……故曰：器濫惡不利者，以其士予人也……故一器成，往夫具，而天下無戰。二器成，驚夫具，而天下無守。三器成，游夫具，而天下無聚眾。」其次桓公問以必勝兵器的製造問題，他答道：「選天下之豪傑（即今所謂工程師），致天下之精材（即上等原料），來天下之良工（即熟練技工），則有戰勝之器矣。」美國今日之所以成為「民主兵工廠」，不待說，由於具備著這三大條件。今後中國軍政當局應特別研究管子！

## 設險的評價

易曰：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」。這是一種守勢的國防思想，一直支配了中國數千年。

設險是指人為的險，不是天然的險。秦始皇的萬里長城是一種設險，現在各城市所遺留的城廓，是歷代王侯的一種設險。可是到了今日立體戰爭的新時代，這些設險已成為廢物。于此，可見設險是有時間性的。在今後戰爭上，設險為守是要不得的，唯有設險為攻，方能守險，亦唯有守于險之外，方能保險。尤其花了無數金錢來設險，如法國的馬奇諾防線，英國的新嘉坡要塞，較不如用來製造新武器，建設流動部隊。

## 蘇秦早於克氏的發明

中國原是一個兵學昌明的古國，所以近代軍事學上一切原理原則都早見於我國古兵書中。像現在一般人所常道的：「戰爭是政治的繼續」一語，並不是「戰爭論」著者克勞塞維慈氏（1780-1831）的天才的發明，最近我重讀「戰國策」，在「蘇秦以連橫說秦」一文中卻發現了這個原理，該文記述這位外交家兼兵法家蘇秦氏遊說秦惠王說：「夫徒處而致利，安坐而廣地，雖古三皇五帝，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，其勢不能，故以戰續之。」在二千年前中國兵學上已建立了這個高深的原理，今日真是足以自豪於世界！

## 孫武蘇秦的名論

孫武的著書與蘇秦的獻議，真是聰明絕頂，一則把賢相伊尹和呂牙列於為一般人所不齒的間諜之林，例如用間篇說：「昔殷之興也，伊摯在夏。周之興也，呂牙在殷。」這一面在強化他用間的理論，另一面則在提高間諜的資格，以免敗類混離其間。一則把歷代的聖君明主亦列為主戰者，並非反戰者，以強調他主張秦王要對

六國用兵的策略。蘇秦說：「昔神農伐補遂，黃帝伐琢鹿而擒蚩尤，堯伐驩兜，舜伐三苗，禹伐共工，湯伐有夏，文王伐崇，武王伐紂，齊桓任戰而霸天下，由此觀之，惡有不戰者乎！」

## 外交與兵法相通

蘇秦是一個外交家，也是一個兵法家，他的外交術得自兵法的書，並非外交的書。即他把姜太公「陰符之謀」的原理原則運用於外交上，因而說服趙王，組成反秦的聯合陣線。在這裏，使我憶起日本松岡洋右前赴華盛頓出席軍縮會議時，新聞界名宿德富蘇峰翁特贈以吉田松蔭註的孫子兵法的故事。

原來外交與作戰的道理相通，中國古代沒有外交的書，僅有兵法的書，能夠活用兵法的原理則於外交上，確可以制勝於樽俎之間。

## 將驕必敗

中國戰史上因驕致敗的將軍，當以「橫槊賦詩」的曹操，「投鞭斷流」的符堅為最著，其給予我們的印象亦至深，使我們對於老子所說：「禍莫大於輕敵」，吳子所說：「出門如見敵」的提示，更加驚惕，非奉為圭臬不可。大凡將驕，多因修養未成——火氣太盛易驕，學問不足亦易驕。其次，有的由於我強敵弱，我強則易恃其強，敵弱則易輕其弱，於是驕心生焉。有的起於屢戰屢勝，屢勝則目空一切。唯我獨是，即所謂「將不可數勝，數勝則驕。」驕的結果怎樣？一是無謀，二是無備，無謀易為敵乘，無備亦易為敵乘。看呀！在戰史上那數不清的覆軍殺將的慘劇，那一件不是由於將軍的驕矜所造成呢！

## 殺敵以怒和恨

孫子說：「殺敵者，怒也。」

法國戈蘭將軍說：「在戰爭時期，更甚於平時，偉大的思想來自人的心裏，最使人振作奮發的莫過於恨，普魯士布留歇所以能夠戰敗百戰百勝的拿破崙，便是由於當時德國人心中的恨。」

但是怎樣方能激起將士的「怒」與全民的「恨」呢？一曰虛宣傳，二曰宣傳，三曰宣傳。

## 和戰的真諦

戰與和不可分，有戰必有和，自古有和而不戰者，亦有戰而後和者。宋李綱說：「能守而後可戰，能戰而後可和。」真是把和戰問題下了一個顛仆不破的答案。迄乎清代以外患頻仍，和戰問題又起，當時有武臣名叫葉文銓上書總理大臣說：「戰勝而和，和可成，亦可久。戰不勝而和，摩特和不可恃，即此後戰亦不可恃。」又有人撰文評論說：「從來言和者，必先言戰，戰者和之本，能戰而後能和，未有不能戰而能和者也。是非不能和也，不能戰而和，和之害，有不可勝言者。是故善謀國者，不戰則已，戰則不經於言和，非好戰而惡和也，事勢然也。夫善戰者，善和者也。戰之愈力，斯和之愈久。彼忽而言戰，忽而言和者，其戰也必不勝，其和也必不久，不待智者而可知也。」從這些話上，更可了解過去抗戰中，反對「中途妥協」，「中途投降」的真諦了。戰則必求勝，和則必求利，前者屬於軍事問題，後者屬於外交問題，如非準備充份，運用得宜，決難獲勝。

## 文武合一論

中國原為「文武合一」之邦，漢唐猶存古風。宋明以來，因重文輕武，遂至一亡於元，一亡於清。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國，為便於統治，更重文而輕武，弄得外患頻仍，一敗再敗，當時一般明達之士目擊心傷，曾大聲疾呼道：「今日矯枉之策，振弱之端，非重武於文不可。武不可得遽而遷重也，則非合文於武不可。」（見何熙年「裁兵議」）。又有說：「中國重文輕武，積重難返……西國仕途武重於文，蓋能武者必能文，而能文者未必能武，合文於武，故第以武名而武重矣。」（見馬建忠上李伯相覆議何學士如璋奏設水師書）。再有說：「中國原以重道而輕藝，重文而輕武，為其重道而輕藝也，故詩書禮樂之微，名教綱常之大，皆可震今鑠古，獨至制器尚象，則不免率爾不精。為其重文輕武也，故性道文章之理，雍容揖遜之風，亦可軼後超前，獨至海上爭雄，則不免膛乎其後，此中國受病之源也。……蓋文所以治天下，武所以定天下，文武兩途，可相資而不可偏廢者也，奈何竟輕武藝乎？」（見陳耀卿「中國宜重武功」一文）至以留學於西洋之薛福成氏更痛陳說：「西洋各國所以驟勝中國之故，厥有二端：一則中國三代以前，文武原未嘗分途，漢唐尤存此意。宋明以來，右文左武，自是文人不屑習武，而習武者，皆羸材，外侮迭侵，職由此故。」可惜議論自議論，未見實現，而清室已亡。尤可惜的，直至抗戰之初，依然充滿「文不識武」，「民不知兵」的現象。其實，中國人太文弱了，非講武不足以振作精神，養成朝氣。又中國為一農業社會，人人習慣晏安，愛好和平，非講武不能使其生活與戰鬥條件一致，禦侮殺敵。願我當局以新的內容，恢復古代「文武合一」之風！

## 中國人應尚武和好義

一國不能固步自封，其長短亦應歡迎外人的批評。固然外人的批評未必一一中肯，但我亦非無足借鏡之處。最近我讀蔡松坡將軍遺集，見有日本政治家尾崎行雄批評我國說：

自歷史上之陳跡徵之，支那人係尚文之民，而非尚武之民，係好利之民，而非好義之民。今日支那之連戰連敗者（指滿清時代——浴日註），其近因雖多，而其遠因，實在支那人之性情也。

尾崎這番話已說了多年，可惜在神聖抗戰中，我們仍作如是表現，尤其「好利」一點，更達於最高峰，殊可痛心！不過我要加以反駁的，中國古代人是「尚武」，也是「好義」。關於前者從古人的造字上已可概見。例如「我」字從戈從手，「躬」字從身從弓，即戈操於手，弓置身旁，方能自衛。用為古代弱肉強食，非帶武器不可。「族」字內有矢字，是說無弓矢自衛，則不能成族。「國」字內有戈字，是說國家一定要有戈矛以守之。由此足證中國古代不論個人或種族或國家均是尚武的。至於古代的納稅亦為軍需之用，故賦字從貝從武。又如易經說：「武人為予大君」，古文君字從簡，象持杖之形。士之本義為事，字作斧形，是說有斧即有事，由武器轉為武人。其次，說到「好義」，例如所謂「揖讓之風」，「弔民伐罪」，「毀家紓難」及「排難解紛」等事跡，也是充滿於古代史冊的，可見古人的「好義」。不過後來卻逐漸地流於「尚文」和「好利」吧了。所以我們今後非痛改前非不可，即我們要好義而忘利，尚武而不流於黷武，方能復興中國，維持世界的和平。

可是尾崎雖能指出我國過去失敗之因，卻未能為自國軍閥痛下針砭，致其軍閥只知好戰和好利，弄得整個東方陸沉，日本亦歸於燬滅，難道明於知彼而暗於知己嗎？

## 宋秦少游的參謀長論

現在一般人談到參謀組織的建立，莫不以西方名將拿破崙、毛奇等為首創者。其實，在我國古代軍隊中早有參謀組織了。六韜一書就有「王者之師，必有……腹心一人，主贊謀應卒，揆天消變，總攬計謀，保全民命。謀士五人，主圖安危，慮未萌，論行能，明賞罰，授官位，決嫌疑，定可否。」的記述。不過迄未發展為拿毛時代之科學的參謀組織而已。

可是中國歷史上向不重視參謀的組織，卻盛稱參謀長，即「軍師」的萬能機要。參謀長是大統帥（君主）的靈魂，得之則興，失之則亡，不待說，由是他能夠解決任何困難問題，即所謂「運籌幃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。」可是數千年來，中國雖有偉大的參謀長姜太公、張子房、諸葛亮、劉伯溫等輩出，但主張設立參謀長的專論，卻末之見，有之，不出於軍事家之手，乃成於文學家之筆，歷代「文人知兵」，於此可見。近得宋代文豪秦少游著：「淮海集」，中有「將帥」，「奇兵」，「辯士」，「兵法」等論文，逐一披讀，知他確有兵學的修養，尤以「謀主」一文，別具卓見，在兵學上具有不朽的價值。秦氏在該文中強調參謀長的重要性說：「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」。又說：「將軍之於謀主也，有之者勝，無之者敗，已棄之而資敵者敗，敵取之而助己者勝，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。棄矣或用者亦勝。」並指出其條件應為：「精深敏悟之士，料敵合變，出奇無窮者。」又關於參謀長的待遇

問題，又提出說：「良將之待謀主也，致之以禮而不敢慢，交之以誠而不敢欺，結之以恩而不敢厭，遺其過差，而略其缺失。」至今仍足資吾人借鏡。附游氏原文：

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，非有將良而士卒勁也，必有精深敏悟之士，料敵合變，出奇無窮者為之謀主焉。古之人，將有天下之事，未嘗不先以謀，故考訂卿士之議，參酌庶人之言，所以謀之於明也。拂龜端策，灼之而辨兆，揲之而分卦，所以謀之於幽也。易曰：「天地設位，聖人成能，人謀鬼謀，百姓與能。」夫謀者，聖人所不能免也，況於兵乎？兵之道，猶一人之身，將者心也，謀主者思慮也，圖籍者臟腑也，法制者脈絡也，號令者聲音也，旌旗鼓鐸者耳目也，車騎步兵者四肢也。心之統臟腑，總脈絡，出聲音，用耳目，役四肢也。精以思慮，則外不攘於人事，內不寇於陰陽，思焉而不精，慮焉而不熟，則饑飽勞佚之過，漫然而不知，寒暑溫清之變，冥然而不察，冒犯水火，嬰觸金石，無所不至矣。故心雖明，臟腑雖安，脈絡雖通，聲音雖和，耳目雖聰明，四肢雖便利，不可以無思慮。將雖良，圖籍雖具，法制雖謹，號令雖嚴，旌旗鼓鐸雖修，車騎步兵雖練，不可以無謀主。蓋將軍之於謀主也，有之者勝，無之者敗，已棄之而資敵者敗，敵取之而助己者勝，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，棄矣而或用者亦勝。何以知其然耶？昔楚漢之強弱者，不待較而知也。而項氏乘百戰之威，身死東城，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，五載而成帝業，何哉？漢有良平之屬為之謀，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。故楊雄曰：「漢屈群策，群策屈群力，楚慙群策，而自屈其力。屈人者勝，自屈者負。」此所謂有之者勝，無之者敗也。昔陳餘舍李左車之計，死泜水上，韓信釋縛而師事之，遂收燕齊。袁本初棄許攸之策，攸奔曹公，公跣而迎之，遂破冀州。夫攸左車者，豈欲負彼而忠此哉，用舍之勢然也。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，敵取之而助己者勝也。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，賈詡以為不可，已而果敗。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，已而果勝。夫詡之為繡諫一也，從遠不同，則勝敗亦異，可不察哉？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，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。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，致之以禮而不敢慢，交之以誠而不敢欺，結之以恩而不敢厭，遺其過差，而略其缺失，所與圖畫者，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。古之人所以談美而折衝，偃息而銷釁者，繇此道也。後世則不然，將受命之日，士大夫莫敢仰視，而所謂幕府從事者，往往皆闖茸取媚之人，一旦敵傳於陣隍之下，變發乎肘腋之間，召而問之，五色已無主矣，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？臣病夫世之論兵者，止知重將帥之選，急士卒之練，講器械陣營之所宜，究山川形勢之便，與推風角鳥占之說，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。不知夫謀主者，一軍勝敗之樞機也。

## 明陳子龍的「兵家言序」

這是一篇兵學傑作，作者陳子龍氏，為明末抗敵英雄，精通韜略，以戡亂有功，曾擢兵部給事中。彼當時目擊「鴟張之虜，壓我三陲，蛾飛之盜，橫行萬里，汲汲乎如座漏舟之中，焚屋之下。」特著「兵家言」一書，以為世用，其有名的序文如下：

古之帝王，曷嘗不以兵事為重哉！國之所以存亡盛衰，其得失之林，可考而知也。易稱師貞，書嚴狷夏，詩有獻囚之頌，禮恩將帥之臣，春秋紀侵伐，詳戰陣，此五經者，聖人治世之書，世儒之所奉也，其在孔門則季路、冉有、樊遲、皆以戰功顯，而夫子獨曰：「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」此權辭也。不然，卻萊人之兵，墮三都之城，而曰：「我戰必克」，又何以稱焉！且二三子者亦安所學乎？蓋古者文武之塗出於一，故伊尹、周公、方叔、召虎、管仲、樂毅之流，莫不入作卿士，出為元帥，彼皆當世之大聖賢人也。上有體國之念，下懷救民之心，而又深於仁義廉讓之旨，明於進退奇正之方，故師出而不擾民，不多殺士卒。及其成功而歸也，事君以誠，處身以恪，居功以謙，名勒景鍾，身膺廟食，終始永保，君臣同休，豈不偉哉！後世逢掖之家，以談兵為恥，而專委其事於麤人武士，彼其人即不甚明於君臣上下之義，而天資暴戾，以殺戮為快心，用兵之地，流血成川，即幸而有功也，封爵賜予，恆不足以滿其望，而跋扈僭擬之事，往往而見，人主既不能堪，而變或因以再起。嗚呼！兵者，聖人所以除亂誅暴，永靖國家也，非以毒天下而生事端也。而委之於麤人武士，生民之患，何時而已哉！自漢以後，文武漸分，然猶有虞詡、諸葛亮、周瑜、陸遜、司馬懿、羊祐、杜預、溫嶠、謝玄、韋叡、崔浩、李靖、裴行儉、郭元振、裴度、李德裕、韓琦、李綱、虞允文之徒，奮策儒素，建功闖外，時為宗臣，彼豈必有搏虎之力，射鵬之技哉？不過深明古今之事，能決機宜之便耳。然則豈非儒者之所當務耶？明興，高皇帝以馬上有天下，而崇儒重道，思得文武兼資之士，以與共治。二十年，禮部請立武學，祀武成王詔曰：「三代以上，文武兼備，用無不宜，岐而二之，是輕天下無全才，後世之陋習也，其罷之，而從祀太公於帝王廟。」是舉也，豈不卓越厚望天下士哉？其後雖以拘於科目，竟分兩途。然英景時則有王驥、于謙，憲孝時則有韓雍、王越，武世時則有王守仁、楊一清之屬，大者列五等，小者擁旄節，此皆起家書生者也。近者七八十年之間，天下太平已久，士大夫耽於佚樂，厚蓄財資，以為百世計，而其稍稍號賢者，坐嘯高議，倡說玄虛，已入於晚宋之迂腐，而不自覺。以為兵革之事，且沒齒不復見，見有談說者，皆怪笑之，或有英邁豁達之士，則不免謗議。嗟乎！今人下兵起二十年矣，鷓鴣之虜，壓我三陲，蛾飛之盜，橫行萬里，汲汲乎如坐漏舟之中，焚屋之下。而公卿嬉游，瞻視如常，淮思去危就安，以為苟全之計，而不知安者之終至於危也。又不能思周任之戒，以避能者，其心欲挾此安之哉！明天子為之盱眙，十年於茲矣，乃命海內士人，習孫吳之書，嫻騎射之事，所以重武節，求異人，意至隆也。而不忠之臣，念重勞子弟，多方阻撓。嗚呼！是何心歟！子龍至愚極賤，然事上之義，惟君所使，則嘗聞之，不敢弁髦成命也。且君子之學，貴於識時，時之所急，務之恐後，當今所急不在兵乎？野兕結角以拒虎狼，澤雁啣蘆以避馬網，而今人不思所以自衛之具，其鳥獸之不若耶！故上以忠於國，而下以全其身，其事誠重矣。仲夏無事，因與同志之友，取孫吳之書，各以己意論之，而并雜策。當今用兵之事，雖皆妄言臆說，而庶以寄漆室之嘆，且以質夫世之能者云爾。夫兵家之所以愈衰者，韜鈴之士，惟以力戰為能，而不知古人虛實之妙，晉紳之家，茫然不知，則又真以為有風雲鬼神之不可測，玄女神師之不可遇，豈有是理乎？夫用兵而至於



戰，已為不得已，至於所以取勝者，皆實事，非異術也。皆名臣良將所已行，非鬼谷、黃石所獨傳也。有志之士，苟能攬輿圖以熟形勢，考史冊以鏡是非，精思慮以應事變，廣結納以知人材，而又以濟世安民、忠君報國為本，則安在不如古人哉！子龍非其人也，其言尤粗造也，我嘆夫居其位，食其祿，而漫然不知人主之憂者。

這是一篇多麼情文並茂的名文，披讀再三，尤令人不忍釋卷。彼指出中國古代文武合一之盛說：「伊尹、周公、方叔、召虎、管仲、樂毅之流，莫不入作卿士，出為元帥。」又抨擊羸人武士專管兵符的不是說：「後世逢掖之家，以談兵為恥，而專委其事於羸人武士，彼其人即不甚明於君臣上下之義，而天資暴戾，以殺戮為快心，用兵之地，流血成川。」并指出當時士大夫的錯誤見解說：「近者七八十年之間，天下太平已久，士大夫耽於佚樂，厚蓄財資，以為百世計，而其稍稍號賢者，坐嘯高議，倡說玄虛，已入於晚宋之迂腐，而不自覺。以為兵革之事，且沒齒不復見，見有談說者，皆怪笑之，或有英邁豁達之士，則不免謗議。」令人不勝今昔之感。再指出戰爭的意義與自衛的必要說：「兵者，聖人所以除亂誅暴，永靖國家也，非以毒天下而生事端也……當今所急不在兵乎？野兕結角以拒虎狼，澤雁啣蘆以避馬網，而今人不思所以自衛之具，其鳥獸之不若耶！」真為不刊之論。最後勗勉軍人說：「有志之士，苟能攬輿圖以熟形勢，考史冊以鏡是非，精思慮以應事變，廣結納以知人材，而又以濟世安民、忠君報國為本，則安在不如古人哉！」迄今尤可作為國軍將校的座右銘。

## 清人論海防

中國自鴉片戰都以來，倡建海防之議，風起雲湧，有人就防海的時間空間上的難易說：「防海於昔日易，防海於今日難，防海於遠易，防海於近難。」（見余貽範：「防海論」一文）。又有人就海防陸防而此較其難易說：「防陸雖急，而究較防海為易，防海易，要比防陸為難也。中國陸軍尚有把握，海軍則遠不及西人，觀昔年法人擾我馬江，我船與法船數亦埒，而紅旗一麾，我之船礮盡被毀夷。迨其後，一戰於宣光，再戰於諒山，正當法人菁華薈萃之區，而乃拉朽摧枯，勢如破竹，追奔逐北，恢復全疆，豈馬江之法軍皆梟勇精銳，而宣光諒山之法人盡老弱疲癯乎？誠必海戰乃西人所長，陸軍則我戰所長也。」（見李經邦：「防海防陸難易緩急」一文）。直至抗戰爆發，我陸海軍仍作如是表現。誠以我陸軍有深長光輝的歷史，殆非初出茅廬的海軍可比擬。雖然，陸戰為我所長，海戰為我所短，但我斷不能安於所短，而坐讓海疆的失防，敵艦的橫行。倘若我能認真建設，則久而久之，未必不能克服所短，追蹤英美的海軍。又有人就陸海軍的異同難易而此較之，其議論頗精闢，特錄之於下：「夫御將之道，貴黜陟明，將兵之道，貴賞罰明，而後將能用命，卒皆效死，百戰百勝，此養陸軍之術也。水師亦何獨不然？惟水師之與陸軍，其險夷勞逸固殊，而其學問技能胥由積累而至，其選擇有倍難於陸軍者，何以言之？陸軍列屯出戍，步步立營，訓練勤奮，紀律嚴明，即可以成勁旅。水師以船為家，出沒風濤，或颱風起而艤艫掀簸，或雨雪至而肢體皸瘃，晝夜宣勞，寒暑靡間，此平時勞逸之不同也。陸軍出戰可進可退，心有所恃，膽氣自豪。水師迎戰於汪洋巨

浸之中，一遇敵船轟發雷炮，倘使機釜船舵，偶一中傷，全船覆沒，長平坑卒，無比慘烈，此戰時夷險之不同也。而況陸營兵卒，演槍操砲，各有專屬，騎士材官，立有專營，但求步伐整齊，號令不亂，初無委折繁重之事。水師訓練兵卒，事多且精，使之升桅，則如猿之捷，使之泅水，則如鳧之安便，使之操砲演槍，則必如由基之射一繩一索，考據精詳，一槓一帆，體用明習，此水陸兵卒技能之不同也。陸軍之將，所長者騎射，所精者擊刺，其於地理之扼塞險易，古今之陰謀韜略，精研輿道，曉暢戎機者，古今名將代不數觀，或擐旗斬將，建樹奇勳，類恃其血氣之勇，聽將帥之發縱指示，惟必尺籍付任，人盡知兵。若水師之將卒，其入也，既已稍通文義，及肆習各事，學莫不殫極精微，於算學則闡圓錐曲線之微，於格致則極分量體質之細，於製造則盡機軸相拊，輕重互配之理，於公例則曉局內局外，主戰主和之機，而彈藥之疾徐，鐵銅之堅韌，水火之分度，礁砂之隱顯，風信之微驗，機舵之將迎，皆其分所研究，至通曉外國語言文字，以資臨事之應對，以闡發未發之陰符，又其餘事，此水陸將官學問之不同也。」（馬建忠上李伯相覆議何學士如璋奏設水師書）可是自空軍出現於海空後，已使海戰起了一大變化。所以在今日，海軍的如何防空，又如何爭取制空權及如何配合空軍作戰，實為海軍研究上的新問題，在滿清時代的一般談海防者，當未夢想及此。

## 兵事的變化

清將左忠棠有言：「西北戰事，利在戎馬，東南戰事，利在舟楫。」胡林翼也說過：「天下兵事，北以騎馬為要，南以舟師為要。」可是到了今日，因為武器的進步，就西北的作戰而說，已非騎兵可以擔當，必須有強大的機械化部隊。東南沿海沿江的作戰，固要有強大的海軍，還要有強大的空軍。在今日立體戰爭之下，海空兩軍，是兩位一體的，不能分離。倘若一方僅有海軍而無空軍，則必為對方之空軍所蹂躪而歸於消滅。

## 希臘哲人蘇氏論軍事

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氏，他以三次從軍的經驗，說了一些在兵學上很有價值的話：

將帥必須知道，怎樣具備他部屬的糧食，和戰爭所需的一切物品。他必須具有擬定作戰計劃的想像力，和實行計劃的現實頭腦和精力。他必須觀察銳敏，永不疲倦，精明機警。既要慈悲，又要毒辣，既要單純，又要狡猾，既要做衛兵，又要做強盜，既要豪奢，又要吝嗇，既要慷慨，又要珍惜，既要激烈，又要保守。他必須具備這些，和其他先天或後天習得的性質。自然，他也知道戰術，因為烏合之眾不成為軍隊，正如一堆建築材料，不成為一座房屋一樣。

我們從蘇氏這些話的次序上，可見他把軍政列於第一位，其意是說，在戰爭上所需要兵員及一切物質，如果得不夠合理的解決，則戰爭必無勝利的希望。我們看漢高祖統一天下之後，論功行賞，以「補兵饋餉，軍得不匱」的蕭何居第一位。又

從過去抗戰的過程而看，更可澈底了解軍政在戰爭上的重要性。蘇氏真有特見！至論將帥應具正反兩面的性質，亦為經驗之談。也要知道戰術，是說將帥一定要有高深的兵學修養，否則，不學無術，老粗一個，不特在現代戰場上束手無策，就是在古代戰場上亦要垮臺。蘇氏兩千多年前已有此見解，足見哲人兵學造詣的精湛。